

I 217/78

石鼓文研究
沅楚文考释

郭沫若全集

考古编
第九卷

科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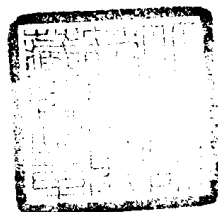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69285

869285



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九卷

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
科学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三七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六七×一〇九毫米 十六开本 印张：三·六五 插页：五
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一六·四〇〇
书号：九〇三一·五 定价：十一元



五十年代初在北京



一九四七年在上海

第九卷说明

《石鼓文研究》初版本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九年作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。这次校勘了个别字，补正了附图的比例尺。

《诅楚文考释》发表于一九四七年。现在作了校勘。

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《石鼓文》为最早，稍后有《诅楚文》，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。作者分别考释了这两种刻石的文辞，并考证了它们的年代。现在把这两种著作汇为一卷。作者在《石鼓文研究》中发表了明代安国所藏宋拓「先锋本」《石鼓文》，使最善拓本得以流传。《诅楚文考释》是据「元至正中吴刊本」《秦诅楚文》写定的，现将这个刊本影印于文末，以便参阅。

第九卷 目录

石鼓文研究·····	3
三版小引·····	5
重印弁言·····	7
目次·····	19
石鼓文研究·····	21
再论石鼓文之年代·····	99
十鼓斋先锋本·····	135
先锋本夺字补·····	237
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·····	245

沈序·····	269
诅楚文考释·····	275
一 前言·····	277
二 版本的推究·····	279
三 关于原文的年代·····	285
四 全文考释·····	295

第九卷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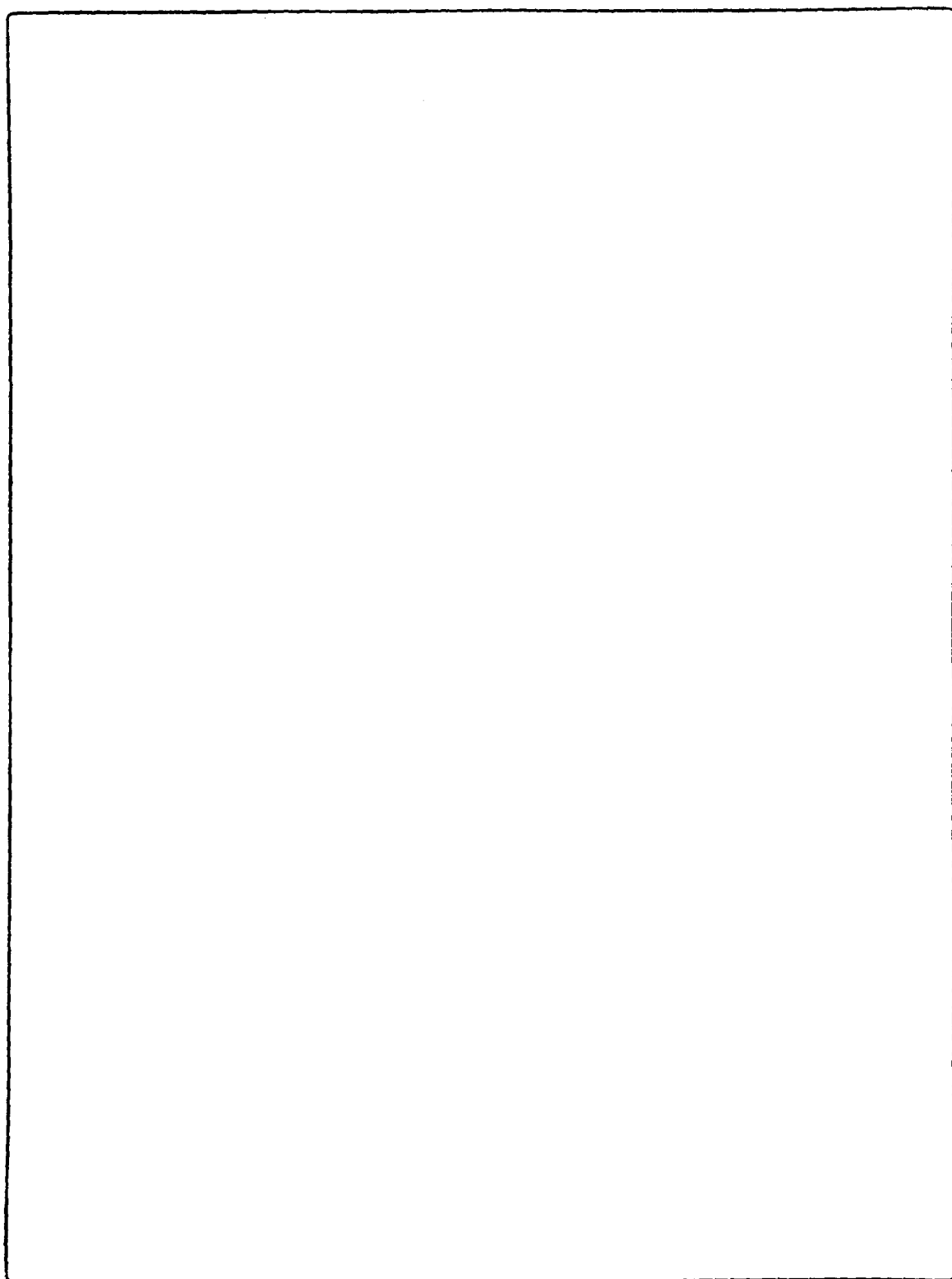
石鼓文研究·····	3
三版小引·····	5
重印弁言·····	7
目次·····	19
石鼓文研究·····	21
再论石鼓文之年代·····	99
十鼓斋先锋本·····	135
先锋本夺字补·····	237
明锡山安氏十鼓斋先锋本石鼓文书后·····	245

沈序·····	269
诅楚文考释·····	275
一 前言·····	277
二 版本的推究·····	279
三 关于原文的年代·····	285
四 全文考释·····	295

同鼓文研究

增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
及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

一九三六年八月 沫學白署



三版小引

「石鼓文研究」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，重印并定中有之，亦为时加改正。

一、石鼓运回北京后，已于一九五八年开箱，陈列于故宫博物院沆箭亭。

二、关于石鼓年代，唐兰曾于秦灵公三年说近已自行推翻，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（周烈王二年，公元前三七〇年），又推迟了四十年。

石鼓文中秦自称公，又有「天子」与「霸王始」之语，自当指周王。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，故定作于秦襄公八年时，周平王元年（前七七〇年）。

唐之新說仍先肯定五穀必作于魏國年間，但對我所提辯論未加反駁，僅改換上述內証推遲年代，標云「魏王二年還不可以稱嗣王」。新說視旧說若有進境，但其自信似仍未堅。

余意，魏國亦系周室已同贊之悔，對秦晉為有效，政贊等事，在秦視之，當不致受寵辱為焉。故余仍維持舊公、年說，以待更有有力之反証。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

郭沫若

附注：唐氏新說見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一九五八年第一期
唐著《石鼓文年代考》。

重印弁言

明代嘉靖年間（十六世紀）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。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，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。他也喜歡收藏石鼓文拓本。在他的收藏品中，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，他命名之為先鋒本、中權本、後勁本。三本均經剪裝，年代先後相差不遠。先鋒本最古，後勁次之，中權較晚；但中權殘字多被保存，後勁次之，先鋒剪奪最多。故三本雖略有先後，而亦互有優劣。

三本均於抗日戰爭前，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，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，視之為天壤瑰寶，秘不示人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，共四十二張，並無題跋。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，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流散在外的。我見到這套照片，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，收入古代銘刻彙錄內，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。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，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，當時誤信耳食之言，曾以之為「前茅本」。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，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，但妄把「權」字磨改為「甲」字，冒充「十鼓齋中甲本」，書後長跋被刪去，以掩其作偽之跡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，託人送到東京，希望加以利用進行研究。我選了一五九五片，編成殷契粹編，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

本。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，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，他便向我建議：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。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，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。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，正是他從中斡旋的，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，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。這樣本藏在河井處，他也是諱莫如深，祕不示人的。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，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豹。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，中權和後勁的跋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。

河井的照片，我把它複製了。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，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。整理完

畢之後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，請他設法印行。
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，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，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國難期中，以一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，由商務印書館印出的。印行以來，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。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，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料的經過寫在這兒。

這部書的印行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得的資料。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，石經風化，有的已一字不存，存者也十分殘缺。故在今天，我們能夠看到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，實在要